

在面对“生命”、“爱”这三个字的时候,每个人的心都会变得柔软,都会被一种虔诚的意念弥漫。

我又一次在这三个字面前停留时,是看到了“最美妈妈”吴菊萍的两句话:“人的生命始终是最重要的。比起生命,荣誉和被关注都是次要的。”在谈到那双手托举的冲动时,她说:“那是爱的冲动,只要心中有爱,做什么事心底都会是幸福的。”人们把吴菊萍比喻为“天使”,是因为她用行为演绎了生命与爱的高贵。“天使”已当选中共“十八大”代表候选人。

想来,人类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争取生命和爱的尊严的奋斗史,就是一部把生命和爱不断推向更高等级的演进史。从反中世纪的黑暗,到反法西斯的残暴,这个世界出现过无数维护生命和爱的感人画面。这些画面中的主角,至今让人难以忘怀。二战时,德国反纳粹地下学生组织“白玫瑰”,其组织者

是朔尔兄妹,处死时,兄25岁,妹22岁。砍头前,高呼给生命自由的口号。2003年,德国媒体开展“伟人调查”,有150万人参加的这一活动,朔尔兄妹名列第四位。德国历史上那些世界性的伟人,如歌德、爱因斯坦、贝多芬都排在了他们身后。为了生命的不可侵犯,朔尔兄妹以生命的代价抗争,让后人铭心而崇敬。生命和爱的尊严,是人得以像“人”一样生存的基本条件。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在中国,生命和爱,曾经变成了不值一文的东西,而到“文革”达到顶峰。一些充满个人臆想的理论为抛弃生命与爱提供了依据。那时,有些无知的人竟然以残害生命为乐趣,上海一位记者,前不久采访“文革”遭迫害者后人,采访结束,讲述者仍泪流不止。生命无存,爱则虚妄。人们期盼神魔的飞遁。

然而,当神魔离开这片土地后,人们发现,神魔的阴影仍然留在了这块土地

上。于是,我们看到有两种人的表现。一种人在神魔的阴影中起舞,在他们的舞姿中,生命仍然被践踏,爱仍然没有在心中得以滋养。无视人权的管理、丧失人性的仇杀时有出现,他们的血液里神魔的迷药仍未退去。另有一种人,则努力从这阴影中逃脱,追求阳光,追求人的价值,让生命闪耀光辉。刚刚获得“普利兹克”奖的中国建筑师王澍,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就主动融入对生命与爱的思考。他说,他设计思想的顿悟,来自于一次郊外草地中一种花的发现。那种不知名的花,可以在草地的怀抱中如此安详地开放,这是生命与爱的颂歌。这使他的建筑思想进入一个新高地:建筑应该依存于自然中。正是这种感悟,得到了世界性认可。我们难以想象,被人间争斗浸染的建筑理念,会产生出怎样的设计作品。

吴菊萍的生命与爱之说,不仅道出她道德行为之源,使她可以平静地面对涌向她的鲜花和掌声,更是表达了她对社会的一种真切呼唤。希望我们这个社会,以生命和爱作为尺度,去管理、评判、规范、张扬各种社会现象。现在,当我们试着把这把尺度去衡量时,失望写满脸上。不消说空气、食品、水对生命构成的威胁,就连山村小朋友上学路都面临生命风险。我曾在张家界走过一段尺把宽的山崖,至今令我心悸。那些小朋友每天走这样的山路,如果管理者还有一点生命至上的同情,还有一点“最美妈妈”的爱心,怎么会想出如此漠视生命的“并校”措施。

去年平安夜,我走进一座教堂,唱诗班的青年男女正手持烛光在唱着圣诞的颂歌,这是关于生命与爱的歌。我在半途挤出人群,走在空旷的教堂草坪上,仰望清冷的夜空,想到了吴菊萍,因此有理由相信,在我们这个社会正走向文明时,关于生命和爱的颂歌,应该不仅仅在教堂的上空回响!

微雨初霁,正是“红瘦绿肥”之日,窗外一股浓浓的橘香味冲鼻而来,我深吸一口,真香啊!这才想起又到了楼下邻居庭院里几株(回青橙)代代花开蜜香清冽之时节,记忆中的花香如约……

我爱赏花,更爱闻花香,常往浙江山里钻,说是游山玩水,还要“寻花问柳”,面对深山里一丛丛五彩缤纷的野花,伴着鸟鸣声,涧水声,溪边景色如古画一卷,我常常沉醉其中,流连忘返,心情是多么舒畅!每当我我找到一棵树龄千百年老树,一个人呆呆地仰头观望老半天,人生如过客,老树迎送过往客,偶遇树上花落无声坠撒在我脸上,闻着丝丝清香,多有诗意和禅意啊!我静静地从那古树身上斑斑驳驳的岁月留痕中搜寻、感悟人生之真谛。

花香不在多,冬之梅,春之兰、夏之荷、秋之桂,大自然里有数不清散发香气的花,有浓香、淡香、清香、幽香、醇香、芬香、芳香、恶香、熏香等气味,每一种花都有自己特定的香型,老园丁闭着眼一闻就知道什么花。

梅花开时,触目横斜千万朵,赏心只有两三枝,缀雪清妍,人间尤物,梅林赏花,面对红、白、绿、粉色梅花,冬日里一阵和风吹来,冷香袭人,那是暗香,香得令人心骨俱清。春节,我必定觅一枝腊梅回家,这叫插了梅花便过年,高人说,不插梅花也过年,腊梅的馨香亦可人,过年时酣睡到夜半被一阵腊梅花香气掠过脸庞突然惊醒,此乃人生至乐!

从前在江阴路花几毛钱就能买到一堆绍兴春兰,花朵健碧斑红,香气浓郁,还有一茎数花的九头兰花香更幽,一盆案头置,花下读书,刻印,素净之香阵阵溢扬,氤氲一室之内,真趣无尽。现在的兰花快成奢侈品了……

藕花,夏日佳物,赏荷,消暑解烦,清心舒气,曾读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我也想

在暑假夜到荷塘边散步赏月闻荷香,体验朱先生月下赏荷的心情。其实,荷花宜远闻不可近狎,夏天静夜荷塘边乘凉,蛙鸣声中,望着朦朦胧胧的碧叶绛花,可以一醉,清风吹来的荷香带给人的却是思绪万千。

秋凉,月色皓洁,虫声唧唧中桂花盛开,香甜袭人,整条弄堂木樨香雾弥漫在空气里,开心啊!白居易吟出:“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我喜欢杭城西湖边满觉陇的野桂,数里外便触清馥。一路寻去,珠英琼树,香满空山,摘几粒花朵入口细嚼,留芬齿颊,意味深长。

窗外的橘花香气一阵一阵涌入书房,令我思绪大开,要写的花香何止千种,夜色弥漫,耳边仿佛听到老上海石库门弄堂深处传来“栀子花来,白兰花”的叫卖声,多么熟悉,多么亲切……

沈心安
徽人精神敢承当
(吴地民俗物品)
昨日谜面:斑衣戏娱
慈萱
(三字上海口语)
谜底:穿弄堂(注:别解为“在穿的方面戏耍,欢娱高堂”。用“老莱子娱亲”典)



能解市民「弃电(瓶车)」的后顾之忧。因此,加快发展便捷迅速的公共交通,方能解决市民「弃电(瓶车)」的后顾之忧。

又到花褪残红时,又上香港太平山。

第一次上太平山,是在20年前,是香港作家协会主席查良镛(金庸)邀请的。我在1990年出了一本小书《古龙小说艺术谈》,不久,港台武侠小说家卧龙生、温瑞安、萧逸先后与我联系,查先生也书赠《雪山飞狐》签名本,并邀请我到香港讲武侠小说。但在上世纪90年代初,赴香港办通行证也非易事,出境手续办了好几个月,总算办出来了,但查先生却已飞到了英国伦敦。记得我那天飞抵香港,是香港作家协会总干事谭仲夏来接机的,谭先生不仅张罗我讲课事宜,还陪我游览香港各处景点。

那天,他陪我乘车上太平山,他在车上笑着说:“查先生早年在香港编副刊,就住在太平山的山脚下,后来他成为著名报人与武侠小说家后,这才有机会住到山上,你知道山上的房价与山下的房价么?有好几倍之差呢!”

谭先生还告诉我不少有关金庸写武侠的轶事。后来我的小书在香港再版,由倪匡写了序,倪匡也告诉我不少金庸写武侠小说与办报纸时遇到的困难。由此可见,一个人要从山脚下住到山顶上,真的并非易事。

老王从江西鹰潭市环保局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与教中学英文的夫人一合计,回到了少年

上学时呆过的上海,租了一间房子,当起了街头书法家。

那天,我路过那里,挤在人堆里看老王在扇面上写字。清瘦的脸庞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笔管捏得老高老高,不说一句话,头也不抬地写着岳飞的“满江红”。半个小时,作品完成了,“哄……”围观的群众发出一片赞叹。我好奇,写这么好的行楷至少要练几十年,这样的一把扇面到朵云轩还不卖个千儿八百的?而他卖一把扇子除去成本只赚一二十元钱。真不可思议。孙老师接茬对我说:“就因为老王喜欢啊。”

老王大名王福五,供职在鹰潭市环保局17年,副局长干了6年。经他手的经费何至千万?但他不贪不占,直到两袖清风退休回家,还住着他那个50平方米的居室。日子虽然清贫些,但过得踏踏实实。小时候老王听爷爷说:“家财万贯,不如薄技在身。”他学了40年书法,成为省书协委员。退休了正好发挥余热用手中的笔为人民服务。“我是环保工作者,理应一辈子宣传环保意识。这不,少开空调,多用纸扇,既节约又环保还能锻炼手臂功能,这不就是最实际的环保低碳吗?”他这样对过往的市民们宣传。

市民们喜欢老王的字,花个十块廿块钱买把纸扇,还能欣赏优美的书法。老王呢更快乐,毕竟3000多元养老金在上海生活还是紧巴巴的,弄点外快,日子会过得宽舒些。



治理助动车乱象的换位思考
殷骏

20年后,我重登太平山,更是感慨无限。那曲曲弯弯的山路仍旧不改旧貌,而山上的无穷树木却愈发郁郁葱葱。风过处,枝干婀娜如画笔,风情万种绿如海。我站在山顶向下望去,只见在青山绿水间,跌宕起伏的高楼在争艳夺俏。中国银行、汇丰银行、金融中心大厦、港澳大厦、湾仔会议展览中心……其

曹正文

中最让人瞩目的是88层楼的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和九龙118层楼环球贸易广场大厦。那高低起伏、色彩纷呈的各色现代化大厦是香港20年变化的象征。

陪同我重登太平山的阿材与他夫人秀珍,更是给我讲起了太平山的今昔,他们说香港最美丽的莫过于维多利亚港夜景。一入夜,万家灯火,星罗棋布,一个五光十色的不夜天,让香岛变得雅致而绚丽无比。

太平山实在是一个好地方。山顶有一条小路名唤庐吉道,我们沿着小路走去,满目青翠,巍峨的榕树

伸展身姿,遮云蔽日,那峭壁的岩石边长满了厚厚的绿苔,给夏日的香港增添了丝丝清凉。据阿材夫妇说,太平山上的住房,冬暖夏凉,而触目之景十分优雅,是山下人难以领略的。香港房价以平方英尺计,太平山下的普通公寓,每平方英尺大约3万港币,相当于内地每平方米30万港币(1平方米大约10平方英尺),太平山上别墅的房价则以亿计,都说上海房价高,到了香港,才知小巫见大巫。

我站在太平山上眺望,让我最有感触的是时光瞬间流逝,弹指间二十年一晃而过,二十年前我还是志满踌躇的中年汉子,对什么都跃跃而试。而二十年后的今天,我登高怀旧,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登上太平山,可以俯瞰香岛全景,让很多人会爱上香港,但立足于此这个灯红酒绿的香港,又非易事,单以房价而论,就让不少人望而生畏。

今天有不少大陆孕妇争着去香港生子,我想她们的孩子纵然有了香港出生证,面对天价的房子,她们的后代能从容生存吗?不妨重温一下金庸从山下搬到山上奋斗的经历,也许能找到答案。



当男孩呱呱坠地,接受的就是男孩要穷养的教育。于是,男孩很早就感受到生存的压力。人生读书忧患始,读书以后,老师加压,家长加压,好容易十年寒窗苦,大学毕业了,又要为找工作开始烦恼。进了单位,工作不会那么顺心的,饭碗不是那么好捧的。职场的勾心斗角,看老板的脸色,看别人的脸色。即使自己做老板了,也有生存的压力,市场的压力。市场经济的老板也不一定潇洒。男人成家以后,是家庭的脊梁,身上的担子更重了。有了孩子,人生的负债开始,虽然级别提高了,高兴、欢乐很快就为孩子的奶粉钱、尿布所烦恼,为孩子的教育所烦恼。似乎男人的一生都在操劳中,没有幸福时光了。

其实,男人有幸福时光,男人的幸福应该在60岁以后。这个时候的男人退休了,退休前的那些荣誉那些光环,如神马浮云。现在船到码头车到站,没有竞争压力了。如果说,男人的前60年是看别人的脸行事做人,现在只要看自己的脸色做人,自己的脸色好,脸色红润,这就说明健康,以前是为他人活着,现在为自己活着。

荣兄,喜欢交友,喜欢饱览大好河山。以前虽说有出差机会,可是由于时间紧迫,常常与美景擦肩而过。现在买了单反,带上电脑,将自己旅途所见所闻,通过博客、微博发布,弥补了过去的遗憾。

叶兄,官拜正处,整天处于会海文山,批不完的公文,开不完的会议,写不完的八股文。退休以后,叶兄不需要再绞尽脑汁,不需要再搜索枯肠,终于可以写自己感兴趣的文章了。叶兄调动长期的生活积累,写了4部长篇小说,并参加了作协,完成了自己的人生梦想。

王兄到老年大学学自己荒废了多年的国画;李兄拿起水笔,在公园的石板上边写水毛笔,一边背古诗词,一边锻炼身体;伍兄和他的一帮朋友,在戏曲沙龙吹拉弹唱,每天忙得不亦乐乎;蒋兄重新拾起了象棋的爱好;钱兄干脆将所有业余时间放在栽培盆景上……

这是华发和黑发共存的年代。退休以后,男人有了可以供自己挥霍的大把时光,有可以支配的零钱,有健康的身体,这是男人最幸福的时光,所以啊,男人的幸福时光,必须珍惜,必须牢牢抓住。大家都在同一个新的起跑线上,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可以活得更精彩!

目前,本市共有助动车近三百三十万辆,是八年前的八倍,该统计可能还未包括不少无照车。近三年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中,因助动车造成的事故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鉴于上述问题,南方某市发布「禁电(瓶车)令」,但坊间时有争议。

欲使助动车司机遵纪守法、提高安全意识、不违规改装,加大监管、处罚力度自然必要。但我们不妨站在以助动车为谋生工具和出行方式的驾驶者的立场上换位思考一下为何助动车如此受「宠」。

首先,助动车的违章超速现象之所以普遍,与大量使用助动车的相关行业的不合理的员工报酬计算方法有关。比如一位快递员如使用助动车多拉快跑,则每天或可发出快递上百件,但若完全按照最高不超过二十公里的法定时速或超过二十公里的法定时速或超过一百件,估计达到二十件都用自行车,估计达到二十件都用自行车,配送量的大减必然带来收入的大幅缩水,这是大部分快递员无法接受的,且追求利润和效率最大化的雇佣方也几乎只会给员工配备助动车。

其次,时间和成本是很多城市居民选择出行方式的重要标准。国外的城市居民都选择什么出行方式呢?轨道交通。东

